

〈鐘不見〉

上午九點二十五分，準點。從民雄到台中的路程算不上太遠，但是在區間車上坐了將近兩個鐘頭，頸椎腰椎倒是因為火車的到站而歡聲雷動。

到外地唸書通常不會有太多的不便，至少台灣的交通還算便利，但是兩個鐘頭的車程多來回幾次，就算窗外一幕幕翻過的景色再美，也難以轉移酸痛對自己的叫罵。除了與家人團聚，外地學子恐怕沒有太多理由讓自己在兩地奔波，不過自從高中做了齒顎矯正，這幾年總覺得效果不是很令人滿意，所以在沒有重大醫療疏失的前提之下，我也和一般人一樣繼續信任著原本的醫師，在我對這口牙滿意之前不斷的調整和維持，所以每隔兩個禮拜總要固定回診，手握車票聽幾回剪票機喀噠喀噠。

在車站裡的速食店簡單用過早餐，那是個暑假的周末上午，但在剪票口的兩端卻是熙來攘往，我以為出遊者眾，但在他們臉上只見勞碌奔波。蹙眉疾行的行列穿梭在站前站後。

從車站步行就可到牙醫診所。今天女友相伴，一路上我們聊著平常會聊的話題，經過客運站、租車行，店家用種「生意上門了」的眼神深望著我們，那不過一秒的深望，我們被篤定的認為是外地人。我曾經和來自台北的她提起台中車站是如何古色古香，比起其他車站是如何的美，又大放厥詞地談論車站附近商圈的興衰，說起幾十年前哪……如何如何，其實我哪裡記得車站周遭有過多麼繁榮的曾經？對於車站我的確像個外地人，只是從小就聽母親說著她的記憶，加上車站附近許多現已荒廢的娛樂場所，色彩鮮豔的舊招牌橫著豎著，光陰的斑駁對人們訴說著一段斑斕的光陰，而我不過是大肆放送這段訴說的巷議人士。

我們在難走的騎樓下踩著零碎的步伐，走過翻新的旅店走過依舊的雜貨舖，建國路，我們刻意避開市場卻走不出魚肉的腥臊。

午飯過後，女友說想到賣衣服的天津商圈走走，於是我們在事先查好的站牌等著事先查好的二十七路公車，不過站牌上並沒有清楚標明二十七路公車能到天津商圈或天津路。車來了，跟司機再次確認之後我們上了車。司機問我們來自哪裡，用一種若無其事的聲音表情；我聽在耳裡卻比銅板碰撞錢箱的匡啷還要刺耳。

回想過去還在台中為了升學的走肉時光，上學補習出遊都是由爸媽接送，像我這樣被百般呵護的孩子，公車沒有搭過幾回，就算上大學前當了十九年的台中人，對台中的所知也不過是學校、家和補習班所連成的三角地帶，而我對台中的不了解，就連從台中車站要如何到公益路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來，因此我很怕面對旅客問路，那種支吾豈是「羞赧」二字能解。

「喔，我們嘉義來的。」在嘉義念書的我小心地回答，盡量能不撒謊又不背叛我的戶籍。沒想到這樣的回答引起了司機的興趣，他覺得南部已經有太多好吃好玩，為什麼還會想來台中？我與他簡單的聊了幾句，於是他開心的向我這「外地人」介紹中港路上的百貨公司、科博館國美館以及逢甲夜市和一中夜市……。

原來一句「君自何方來」，我已是旅人。

漫步天津路，手上提著大包小包，在這個熟悉的城市闖盪陌生的路，上大學後一腳踏出了台中，再度踏回來的時候自以為熟悉的城市已然陌生，能不讓我迷失的只有方向感和能帶我回車站的市公車。每次帶女友回台中，在事前都會做足功課，規劃交通、購物和下午茶，對她而言我是嚮導，但我也確實是個旅人。作為旅人我有過困窘，曾經在禮拜一帶她參觀國美館，卻不知道禮拜一是休館日；但是作為旅人，我才會在陌生的五權路上發現一間小有格調的咖啡店，並和她共進一杯焦糖鋪天的黃昏。

我緊盯螢幕讀著網路地圖上的文心路，以文心路為主幹，縱橫交錯著許多以中國省份和城市為名的大路小路。高中的寒暑假總是在補習班待上一整天，那時我總愛在下課時帶著幾分睡意吃一碗熱呼呼的湯麵，這才願意回家。三年後的今天麵店已經遷址，正好落腳在文心路旁的某個中國，只為再吻一碗湯麵的溫度，我才會想弄懂這永遠弄不懂，緊挨文心路而用不甘心的大斧粗劈粗砍的中國。

在今日，對許多長輩而言，那個年代的中國依然是不可褻瀆的，「打仗啊……那年死了好多人。」若沒有戰爭，直到今日或許他們仍在處處鄉音的家鄉唱著只有他們懂的歌，也不會有那些以中國省份城市為名的路，我想，就算我真弄懂了那些「中國路」，也不會懂一甲子以來老外省企盼能重回怎樣的中國。一九七四年〈聽聽那冷雨〉從金門街到廈門街，殘山剩水猶如是，但是我手執安東尼奧尼的鏡頭從旅順路搖到大連路，又從熱河路搖到北平路，搖來搖去卻只見真實的台灣。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：「夫文心者，言為文之用心也。」卻不知這條大路為什麼文用什麼心，如果有可能，老外省們會編寫一部部戰亂歲月的斷代史，每段論

贊都是與眾不同的史觀，文心路所貫串的路牌也許拼湊不出中國，不過對心懷思念的人，蒙太奇這邊剪過來那邊接過去，只是時代還容不容許他們說？

漫步天津路又走出天津路，我依舊弄不懂文心路兩旁喧鬧著的中國。

回到台中車站，站前廣場等公車的民眾仍多，不只一次，女友喜歡在這廣場拍下我們倆的合照，對於來自台北的她，這車站可能真的很美，但我不去多問。

車站的洗石子和紅磚在餘暉映照下顯得老，站前廣場等候公車的人依然年輕。在步入車站前，我想知道這盛夏午後已是幾點幾分，於是抬眼欲借鐘。

鐘樓上……鐘呢？

我指的不是電子鐘，而是一輪以齒輪為生命、透過繁而美的機械原理轉動指針的掛鐘。電子鐘在九二一地震之後連同「台中車站」四個大字一起拆了下來，但是站體中心那昂然矗立的鐘樓為何不見掛鐘？我見到本該是鐘的位置，竟有灰藍色粗線條的台鐵標誌正由上而下表現對站前人們的輕蔑。

我在後退，退到足以挑戰車站的輕蔑。我作為台中人，「土生土長」這個詞並不值得吹噓，甚至當下被狠狠呼了一巴掌，在這之前若要我描繪心目中的台中車站，那鐘樓上的鐘是不可少的，因為車站本來就該有催人趕車的鐘；作為一遊台中的旅人，我早了門診預約時間一個多小時到站，我慢走慢看，看客運站的風塵又品味市場的腥臊，在文心路上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慢尋中國卻只見台灣，只因為一碗湯麵的溫度。在車站，我驚覺車站真的很美，卻不是從前的固有認知，也不是乍見壯美奇景的衝擊，而是彷彿自心井深汲，剎時間懂了些什麼的豁然開朗，我想挑戰車站對人們的輕蔑，卻懾服在車站那餘暉映照下的老態。

原來台中車站的鐘樓在許多年前有鐘，但許多年後歲月證明了其實車站不需要鐘，若擔心趕不上車班，有鐘無鐘也是朝著月臺拔腿狂奔；若已錯過，有鐘無鐘也是錯過了。人們以為能與鐘相互依存，但鐘將時間切割得太分明、太無情，時光的流逝不該受到人為規範，到頭來時光流逝依然故我，但是真正被加上枷鎖的，就如這穿梭在站前站後蹙眉疾行的行列，為了工作、升學而庸庸碌碌，人人心中都掛著鐘，時針分針轉動不息，鐘在趕人，人也在追鐘。

今日的我在台中車站的鐘樓不見心所盼見的鐘；過去的我卻終不見這城市的萬般風華。其實過去生活的三角地帶已經足以讓我了解台中，只是那時還不懂作一個旅人，不懂得放慢腳步。我在站前駐足，面對著車站的老態，卻覺得比起車站，不作旅人的我們更老，只因為我們心裡對車站的素描，鐘樓上的台鐵標誌處

依然掛著一輪催老的大鐘，到最後衰老的我們又眷戀家鄉在心底的什麼印象？